改編爲一師、另推一人爲師長、王化甫已有電報告矣、㊀岳軍殘部鄭思成派代表李清清謁寇、表示投誠、寇已允其所請、指令移駐武安、聽候改編、所部尚有一萬餘人、開駐順德之高旅、(亦二軍殘部)亦有投誠說、㊁孫建業旅本駐開封、昨已奉令赴鄭、一說回鄆、一說赴直助戰、未知孰是、㊂靳部高汝桐升十四師師長、閻曰仁升第十五師長、徐壽春爲第十六師師長、馬吉第爲第十三師師長、李鴻藻郭振才亦均改編爲師、高汝桐現駐洛陽、日內將開赴河北、㊃王維城部駐洛陽車站、張治公駐洛陽省署、洛陽已大兵雲集、准備西攻、(三月十九日)

⊙攻津海軍北塘敗挫詳情

國聞通信社青島通信云、攻津之渤海艦隊、自出發後迄今半月有餘、昨有曾爲國民軍俘虜放歸之渤海軍陸戰隊營副某、向記者述及渤海各軍作戰情形、謂舉庶滑此次率去之陸軍約七千餘人、先在煙台扣留小十火輪餘隻、帆船二百餘艘、滯於大船之後、預備陸軍登岸之用、登岸後、以白河水道紆曲難行、復有兩北砲台、均裝有遠射砲在彼扼守、不易登岸、乃改往北塘、然該處海水甚淺、海圻海琛等巨艦、均不能駛近、在距陸軍登岸之處六十餘里下錨、艦上砲火、既不能射至陸地、已失其掩護之力、只永翔楚豫二艦隨行、登岸之步砲各軍、均三千餘人、由一百三十七旅旅長張殿臣指揮、於六日拂曉乘帆船趁潮而進、當時岸上如毫無預備、故得安然登陸、探悉北塘鎮有大部國軍在彼駐守、張乃指揮各軍、命先佔北塘爲根據地、再向塘沽進攻、進至距北塘十餘里之處、與國軍步哨衝突、駐守北塘之國軍本隊、即趕來迎敵、鏖戰數小時、國軍人數愈戰愈多、魯軍因無預備隊、不能休息、疲乏已甚、死傷甚多、只得且戰且退、不意國軍忽出奇兵、由右翼包抄而來、魯軍左方有北塘河之阻碍、不易伸展、恐退路爲國軍截斷、乃急行退却、距料時已過午、正潮水退落之時、或隨潮水退去、或淺擱於沙灘之上、不能移動、軍艦已不知去向、國軍乘勝急追、魯軍乃二面受圍、死傷約二千餘人、剩餘之八百餘人、子彈已罄、不得不棄械投降、張見大事已去、即拔槍自戕云、

⊙靳寇準備攻直

▲齊燮元張其鍾參贊戎機

開封專函云、吳佩孚久盤江漢、此次賴靳寇兩人之力、將岳軍擊敗、恢復河南地盤、直系聲勢、爲之一震、唯以中國大勢論、若奉張、若馮、若孫、均佔有三五省以上之地盤、其實力殆均較吳爲厚、不過吳之資望較高、頗爲各方面所注視、當汴鄭攻下之後、捷電飛傳、中外注目、實則吳欲恢復其舊有之勢力、此特其破題兒也、故寇之督豫、及靳之長豫、均屬暫局、如認爲河南到手、即算大功告成、可以號召天下、殊覺太早、故靳氏在鄭並未多停、即行赴漢謁吳、日前(十七)靳又偕齊燮元張其鍾等要人由漢來汴、就表面上觀之、多疑爲寇靳之間、對於督長職權、及一切軍政各費、均須磋商加以劃分、(昨日通訊已述其梗概)實則內幕尚有關於攻直之大計畫、據聞吳最初計畫、專以鄂軍北攻、計分爲三軍、寇爲鄂軍第一軍軍長、所部約六混成旅之衆、劉佐龍爲鄂軍第二軍軍長、盧金山爲第三軍軍長、如寇能入豫、即以寇守豫、藉資休息、而以劉盧攻直、所謂輪流作戰、勞逸平等也、乃中途又添加一靳雲鶚一部之生力軍、(靳初赴徐州時僅有一衛隊團、在滕縣將陳文釗部接收、改爲十四師又將王爲蔚之國民二軍第五師改爲廿四師、將田維勤之十五師改爲二十師、又令王維城招收齊部、與之合作、聯合張宗昌、回戈入豫、沿途又收納郭振才李鴻藻馬吉第等軍、入汴後又得米振標之毅軍四混旅、聲勢始浩大)所部已達十萬人以上、吳對於靳、甚爲垂青、加以湘局變化、潯陽不穩、湖北方面、關係重大、乃決計變更原定方略、以劉盧兩軍維持鄂局、以重根本、攻直事宜、仍責成靳寇兩人、靳以河南省長兼領討賊聯軍副司令、北攻事宜、全歸靳氏主持、豫人多稱靳爲副巡閱使、一說靳回汴時、吳已撥給北攻費六十萬元、子彈若干、並令齊張同來、參贊軍機、與寇面商北攻計畫、大意謂靳氏入汴入鄭、驅走岳李、總算爲寇幫忙、靳氏北攻、寇氏亦應特別幫助、徵聞攻直計畫、靳與齊張寇等在河南主持一切、以王爲蔚之二十四師爲前鋒、王維城之一師、馬吉第一師、閻曰仁一師、毅軍兩混成旅、李鴻藻一師、田維勤一師、均加入前線、約有七萬之衆、高汝桐之十四師、開赴新鄉爲後援軍、徐壽椿之第十六師、駐鄭州爲後防司令、寇部之余蔭森、賈萬興、孫建業等混成旅、均赴河北助戰、而以靳才之一師駐歸德、趙清豫東匪患、毅軍兩混成旅及賀國光、王化甫等旅駐開封附近、鞏固省防、張治公、任應岐、李振亞等三師之衆、(張亦係軍長、所部號三萬、但張自領之軍、仍稱陝軍陸軍第二師、均在洛陽、其餘則在南陽一帶)會同劉鎮華肅清豫西陝軍殘部及土匪、宋大霈等在信陽一帶、辦理善後、蘇世榮之一旅駐郾城謹路剿匪、布置已極有序、吳已委張殿如爲討賊聯軍前敵總營務處、兼京漢路謹路總司令、趙榮華爲副司令、袁家驥亦得一副司令名義、現正在籌備期間、余蔭森孫建業高汝桐馬吉第等已次第向北進發、故京漢隴海等客車、仍無準定鐘點、往往有旅客買票後在車站上鵠候一二日尚不得啟程者、皆由於此、(三月十九日)

⊙靳雲鶚齊燮元抵開封

開封通訊、靳雲鶚奉吳佩孚任命爲河南省長、兼討賊聯軍副司令、於十七日黎明、偕齊燮元張其鍾等到鄭寇英傑親赴鄭迎迓、並在車站設筵、席間對於軍事頗有討論、十七日晚六時、寇先行回汴、靳齊張等隨後亦開專車來省、到省時、已爲十八日早四時矣、靳等並未赴省署、下榻於金台旅館、下午三鐘、各界假省教育會開歡迎會、是日除靳齊張等三人外、寇英傑王爲蔚王維城馬吉第及各廳道孟省長等均到、由主席鮑印月報告畢、齊燮元先致答詞、次靳雲鶚照例演說、略謂雲鶚到鄭後、即赴漢口謁吳、報告克復汴鄭經過、茲復經派雲鶚兼任省長、並囑令將豫省軍政費預算核復、吳在豫時數目、昨晚與寇督磋商良久、據云軍費至少每月須三十萬、其他各師尚不在內、加以政費、月需三十萬、而河南歲收年不過一千四五百萬元、相差如此之鉅、實無辦法、故此項問題、不能解決、即不願就職、尚望各界紳耆、各賜教言、將此項難題解決、以紓豫人之困云云、

⊙若隱若顯之鄂贛湘風雲

漢口通信、鄂贛湘間之風雲、近來時緊時緊、若有若無、以三五日前之情形觀之、若形勢頗爲緊張、九江聞扣留由滬來漢之江永江裕輪、已經表露、江永輪昨已到漢、其被留開係運送軍隊、但經公司交涉、僅暫扣一艘、軍隊之動、蓋已無可諱言、至漢口方面、方謠傳盛時、信陽未下、對於贛湘二方、絕無把握、近兩日則已從容布置、已將開往武勝關一帶布防之馬濟武衛軍、暨在信陽圍城之湖北第一旅孫建業部、第三旅宋大霈部、均調南來、自十六日起、兵車絡繹、十六日共到兵車十七列、十七日又到兵車數列、所運之兵、皆宋大霈旅暨馬濟之王仁霈旅、馬軍開已指定駐防謠豕磯江岸一帶、宋孫兩旅、均將擴充成師、一駐防於黃陂圻春一帶、一駐防於監利沔陽一帶、現此兩軍、行色匆匆、或將開往防地後再補充、武夏兩知事、分向下新河內河兩處扣封民船、又運輸司令向各輪公司派用小輪、其用途一半係由信陽運來之陝籍軍分別自襄河運到光化轉入漢口遣散、一半則爲運兵往監利黃圻二處也、現在布置、聞對湘方面、自宜昌以至於石首、由盧金山劉建章王都慶三師負責、自石首至新堤宋大霈負責、崇蒲方面、二十五師負責、對於下游、調劉佐龍師之兩團與孫建業王仁霈二旅、當信陽未下之時、豫中軍隊、尚未可調、鄂軍可云空虛、現則豫中軍隊、可從容調鄂、妥爲布置、故現在吳佩孚對於軍事上可不必手忙脚亂矣、至湘贛方面對鄂情勢、近似稍鬆、在前日緊急謠傳時、人心惶惶、即此開當局、亦急調鎮守使之巡營一營赴下游、吳則日將戰勝豫省電告方本仁、故方有元删等賀捷之電、昨聞方派侯全本來漢解釋、而吳則派蔣百里熊炳琦二人、同往南京、大約有重要使命在也、至湘省方面、趙恒惕已行、唐生智已到長沙、其對鄂如何、尚無表現、徵聞其對趙氏心腹之葉開鑫軍隊、將有不使存在之舉、故近日岳州作戰之謠甚盛、吳佩孚本人、據云事前與唐生智有所接洽、一時間鄂湘兩方、不至發生若何事件、以湘贛二方較之、贛勢似緊於湘省、但風雲變幻莫測、前途如何、殊難推測也、(三月十八日)

⊙唐生智抵長沙詳情

▲表示遵行省憲……保護議會
……拒絕人民委員會要求……
……封閉大湖南軍閥

長沙十六日通信、趙氏既去、唐氏未來、省會空虛、寇言屢起、雖秩序未亂、然人心已形恐慌、唐生智已電知省方各要人、准十五日晚十時、由衡州乘汽划至株州、改乘火車到省、暫以小吳門外講武堂作行轅、並不入駐省署、顧聞唐氏之來、蓋以省城各界、均經去電歡迎、省議會之歡迎電、雖至十五日傍晚始發、然早已對唐表示好感、即第三師師長葉開鑫、亦經特派參謀長張雄興爲歡迎代表、於刪日由岳到省、乘車赴株、並已先期去電報告也、

唐氏到省、各要人各團體得省署參謀處之通知、多於十五日乘車到株州候迎、總商會長沙律師公會及長沙縣議會、長沙農工教育各會、警察所、習藝所等、則組織歡迎隊、長沙縣長並派警備隊十六名、軍樂八名、歡迎旗一對、隨衆至株州歡迎、省署職員、自少校以上、於十六日九時先後、即雄冠佩劍、同至東車站候迎、省署軍樂連、亦隨同前往、此外戒嚴總司令劉鍾等、亦各屆時出城、至東車站歡迎、其抵站時之熱鬧、可想見矣、

唐氏特派來省之九旅旅長何鍵、預計十四日上午可到、乃竟遲至是晚十一時、始抵東站、蓋行抵株州後、又經轉赴醴陵、將所部第二十七團、全部徵調來省、在醴犯擱數小時、故至夜分始到也、據何氏云、長沙有衡方三路襲省之謠、彼自到省後始悉、其實衡陽正建金光明法會、何嘗有軍事上之動作、第數日來謠風亦甚、謂省城某旅、對衡甚有敵意、又謂謝文炳部之入湘、係用以牽動湘南兵力云云、可見此中定有奸人構亂、兩面造謠、遂至演成此等變局云、至何氏徵調來省之部隊、係乘十五日下午一時至二時到省之株萍兩次專車而來、二十七團之到省者、共及二千餘人、分乘車箱三十餘輛、下車以後、即全體入講武堂駐紮、聞十六日下午、將更有大批軍隊運到、此後湘省自治之局面如何、當爲一般人所最注目、前有祁陽縣籍省議員譚伯強、因事竊衡、曾晉謁唐氏、叩其對於省議會態度、據云於議會當然無問題、惟省以後、仍當遵行省憲、一切進行、均當遵憲法辦理等語、昨該議員已電告來省矣、

趙恒惕離長以後、係十三日晨抵岳、駐三師司令部、是晚八時、即遣散馬弁隨從、僅留李秘書長、趙譯電主任、與親信弁兵等十人、乘太古公司某輪下駛、決定到漢後並不上陸、免爲吳佩孚所留、即換該公司輪船赴滬、又聞抵滬後、擬挈其眷屬東渡、(其眷屬先已赴滬、約定趙到滬後、即隨同赴日、)暫在別府休養、此爲趙氏遣散回省之某參謀所言、當屬可靠、又省署參謀處通電各屬、亦謂趙將赴日、電云、各縣縣長鑒、前省長趙公倦勤辭職、依省憲法手續俟唐公攝行職權、通電後、已於文日夜乘車赴漢、換輪東渡、藉資休養、現奉唐省長電示、本日由衡政行來省、現湘垣秩序、一切如常、貴治安寧、望切實維持、倘有奸人造謠、希圖滋擾、應即嚴拿法辦爲盼、省長署參謀處刪、印、

十七日通信、代行湖南省長職權之唐生智預定十六日上午十時可抵長沙、乃遲至十六日下午四時始行到省、司令部人員隨行者、有參謀長曹伯聞●秘書長鄧紹汾、秘書何飛雄、主政詩、主任副官譚汝鏞、及衡陽警察局長馮天柱等二十餘人、唐氏下車、即乘肩輿入講武堂行署、聞唐氏祇以督辦兼師長名義、維持湘局治安、於內務司長代行省長、暫不就職云、

唐氏對於省城治安、前已調二十七團來省拱衛、茲又續調第十五團來省、不日可到、於醴陵防務、則調二十六團塡駐、於衡陽重地、則令調四師二旅旅長劉興、移衡鎮守、至第三師軍隊、則已全行赴岳、其駐潭之砲兵團、亦已於十五日全部開赴岳州、

吳佩孚對於湘省、有不能不採積極聯絡之處、苟湘省於此時對之有何動作、則其所受影響、殊不爲小、故昨又特派總部諮議黃鳳池爲代表、乘長武車來湘、將于今日晉見唐氏、接洽要事、

又一通信、趙恒惕辭職離湘、已於前函述之、唐生智於十六日下午四時到省、到後、即駐小吳門外講武堂、當唐到時、赴東車站歡迎者、有第二師長劉鍾、岳陽鎮使鄒序彬、戒嚴司令龔浩、十八團長吳尚、及教育會商會等代表共二百人、唐氏下車、與歡迎諸人略爲周旋後、即乘輿至行轅、分班接見各長官及團體代表、略用茶點、即行辭出、並未致詞、惟留各高級軍官在署會議、並商善後各事、直至晚間九時始散、唐此次來省、係趙氏辭職時任命其爲內務司長代行省長職權、唐若竟受趙之任命、則於粵方又難於諒解、若候議會正式選舉、則又一時不能辦到、而且近日民間又有解散議會廢除省憲之空氣、若竟解散議會、則又恐負倒戈之名、故唐對此頗爲遊移、聞已決以督辦兼四師師長名義維持湘局、而暫不就省長職、

本月九日、湖南民黨召集市民大會、對時局提出二十四條、並組織人民委員會、十六日下午二時、人民委員會即召集各團體代表、討論實行二十四條之方法、討論良久、議決㊀對於唐氏來省、本會全體委員邀集各團代表、携帶市民大會議決之二十四條謁唐、請其遵憲、㊁本會根據二十四條、發表宣言、表示民意、三致函省議會、請其順從民意、自動的宣告解散、●由本會聯電葉開鑫夏斗寅及湖南各軍隊、即日出發討吳、議畢、即攜帶函件往謁唐氏、唐以會客時間已過、約於十七日會晤、茲將人民委員會各函件錄後、

▲致唐生智函　逕啟者、趙前省長辭職出走、管攝湘政、各方情勢所趨、非督辦莫屬、敝會於督辦之來、特致歡迎之意、惟是我人民苦于苛政久矣、撥雲霧而見青天、全賴新政府與人民合作、三月九日市民大會、一致議決目前要求二十四條之迫切要求、當能與民衆作一致之主張、而以實力促其實現、昭示新政府之所建設、(三湘人民、不勝迫切、專此、並頌勳安、

▲致省議會函　逕啟者、趙恒惕出走、趙氏省憲、即隨之稍減、由省憲產生之貴議會、亦無存在之餘地、過去事實、業已證明、所謂聯省自治下之省議會、不過是軍閥割據之工具、藉以在軍閥統治之下、自治無由實現也、三月九日市民大會一致議決廢除省憲、解散省議會、交由敝會執行、特此提出、望諸先生順從民意、自尊人格、即日自動宣告解散、否則三湘人民、當不爲先生恕也、

又二十日通信、唐生智暫不就代省長職、及人民委員會提出廢除省憲各情、已於前函述之、此時唐對於省憲、究取何種態度、自爲讀者所願先知、以唐本身之利害言之、當然有擁護省憲之必要、故唐到省之第二日、即派兵保護省議會、昨日人民委員會謁唐、唐表示略謂此時廢憲、則將引起護憲之舉、於地方於國家、皆無裨益云云、故唐將依議會正式選舉爲省長、已可推定矣、唐氏除此表示之外、前日並將大湖南日報館封閉、大湖南日報、於趙離湘之後、即由國民黨接收辦理、廢憲之議、本民黨之首倡、故該報對於省議會亦大表不滿、因此遂遭封閉、此亦唐極力擁護省憲之表示也、唐氏深恐人民委員會及民黨再號召羣衆反對、故於昨日起即令十八團派兵駐紮省教育會、現教育會幻燈場、已作兵士臥室、外坪之兩出口、皆有兵士守護、禁止出入、唐氏現已發電邀葉(開鑫)賀(耀祖)諸人來省、召集軍事會議、以商善後、

⊙川省又呈混亂狀態

▲劉湘部屬質問袁祖銘……省垣各方有相逼之勢……楊森回川圖謀再舉

成都三月三日通信、川省最近狀態、愈形糾紛、大要可分爲親袁派與反袁派、此外又有居兩派之間、而乘機以圖恢復勢力之楊森一派、據渝方近訊、駐軍已占蟄江酆都、劉湘所部師旅長共十五人、曾聯名電袁質問、領銜者爲十六師長王纘緒、其原電如下、渝變發生後、是非如何、公論俱在、纘緒等以川黔有唇齒之誼、公與甫公又患難之交、考公部下一切行動、同人則含淚忍痛、未敢以局部之事、傷公與甫公之感情、與貽川黔莫大之遺恨、讀我公江陽兩電、一則謂不得已而後出維秩序、一則謂決不輕開戰禍、竊幸我公既留迴翔之餘地、當不有極端之衝突、乃頃得下東確報、我公以黔軍主力、奪我酆墊、攻我下東、川將領不忘舊好、引退忠萬[illegible]、公部劉甫卿師既入蟄城、何厚光李小炎又向[illegible]際迫、我公豈謂川人不武、實欲以力征經營耶、公部原駐長涪以上、越境稱戈、我公何以自解、我下東各部、既盡避君三舍之誼、何畏我公、願公念來日之大難、爲臨崖之勒馬、否則讓無可讓、不特在下東者、應負正當防衛之責、即我東道各軍、兄弟急難、亦屬義不容辭、迫切陳言、即盼尅日電復、以定同人之行止、專此奉達、佇候明教、王纘緒郭汝棟白駒藍文彬羅緯朱宗慤鮮英吳行光包曉南范紹增楊漢城許紹宗謝國鈞黃驥喬得壽同叨、按王纘緒前日反對楊森、楊遂失敗、揚衡之最深、王知與楊不能再合、故一意傾向劉湘、此次王之反對袁、固爲眞正態度、其餘將領、或周旋於劉楊兩人之間、或已專心服從楊森、其眞正態度、殊不能以其電文之表示、信爲眞實如此也、劉湘賴心輝屢傳即將出省、迄今仍留省不動、而市面近復發現告父老兄弟書、歷數袁祖銘以壞槍二千餘支入川、用川之財、取川之械、今竟擴充部隊至數萬之衆、前日來省、因善後會議決兵廠停造、遂憤憤回渝、早知其將肇亂云云、此等印刷物、雖署名公民、其實亦一派軍閥所爲、以此推測、則劉賴尚在積極籌畫進行、未肯遽行退讓也、鄧錫侯方面、則對劉賴漸次逼壓、使其感困難而退、劉文輝在現時、仍是灰色態度、惟對部向旅、自接任城防後、數與鄧部相仇、昨城防之巡查隊、遇鄧騎兵團冶遊、曾開槍擊斃二人、次日騎兵團全團、攜刺刀外出、遇城防巡查隊一排、當時打傷數人、並戰傷排長、是夜兩方均設步哨、後雖經雙方長官解釋、但士兵仍是寃仇不解、若鬬釀過久、或竟迫劉實行加入、劉湘賴心輝方面、亦未可知、頃晤一由彭山來之軍官云、劉文輝部經過該處、云因叙府防區爲黔軍佔去、將剋取叙府等語、果爾、則尤足迫使二劉與賴合作也、楊森前日離川、一般人本料其難以恢復、乃近日風浪頻興、竟爲楊造大好機會、頃楊氏通電、因川人之請、返駐夔萬、整頓駐防部、以便討賊、至對省內各方、則以調護和平爲主旨云、而近日劉湘所部之唐式遵潘文華李雅材王陵基向成傑張邦本楊國楨等、均受楊委任、各任討賊某路司令、大概劉湘無辦法、其所部各師旅、將盡爲楊接收、楊實力雄厚時、驅袁之動作、殆將實現也、

⊙皖軍第三旅實行改編

▲改爲陸軍第三混成旅

蕪湖通信、王普爲改編所部第三旅軍隊、特電召所屬各團長來蕪、會議一切、詳昨日通信、今(二十)日下午一時、三旅司令部開正式會議、列席者有參謀長徐國鎭童翼、第一團團長楊恩熙、第二團團長張學會、第三團團長徐蓮、(徐於本日自大通防地趕到)補充團團長鮑蘭芬、副官長黃佐南、徐談、以及駐蕪各營營長、王普主席、首先發言、將此次蚌埠會議情形、向衆宣佈後、即謂本旅依照善後會議議案、勢必裁減一團、結果決將現在之補充團裁去、所有兵士、並不遣散、仍舊分別改編安插、其辦法一如昨函所述、惟將徐蓮之第三團、改名爲補充團、至於第三旅之總名稱、亦改爲陸軍第三混成旅、不將原有之安徽兩字取消、蓋實行改編於三省新軍制也、嗣又討論防務等事、直至萬家燈火、始行散會、

⊙錯綜紛亂之泉屬戰事

廈門通信、泉屬戰事、頗爲複雜、令人目迷五色、不得要領、茲鈎稽其重要者、而以地域上之區別、分述如左、

▲安溪　楊漢烈部陳錚、近來敲剝民脂、日甚一日、民不堪命、省軍藉爲口實、實行將各路民軍、爲一網打盡之計、故自七日後、省軍重行入安、逐漸進迫、陳部初退中安溪、後再抽回內安溪、且有陳錚於十二日被省軍捕獲之傳、

初陳以省軍進佔官橋大路菴迄龍門墟、乃與楊漢烈部分途覆金栲及橫坑等處、陳因探悉省軍駐彭者僅一連之衆、再率隊迫近彭墟、查該地爲劉林兩姓聚族而居、陳國輝參謀劉某、則屬彭墟之人、陳錚不知死活、尚勾引省軍、派餉擄人、無所不用其極、不意霹靂一聲、陸殿臣率四百餘軍、由仙游界上趨大宇、訓令安城省軍、開赴彭墟及官橋增防、陳至是始悉省軍之不容己、十二日再率隊退近曾口坂一帶、其被捕地點、聞即在此處云、

▲永春　自省軍入永之後、即有孔昭同赴永視察之傳、而在永之鄭世美、以實際上地盤已歸烏有、其部下李命標、乃決意入德化、五日晚、其代表在德接洽條件、態度尚甚堅決、惟林清龍之佈告、則謂孔已令鄭旅、不得擅入德城云云、若鄭前後失據、挺而走險、則永德之戰機、即伏於此、亦未可知也、

▲同安　同安境內之葉定勝、復招集殘部、事前更聯絡陳國輝及高等餘衆、共同合作、冀謀死灰復燃、事爲漳張偵知、於三日前已下令駐長泰之第一支隊、率其所部進剿、至將近港內之巖山間、兩軍接觸、雙方遂開火激戰、約有三十分鐘、各無甚進退、後葉軍開大砲數響、以助戰威、張軍中間有砲發、以民軍中向乏大砲、疑有他軍協助、遂不敢力敵、卒致敗歸、以上十五日所得之消息也、

至十六日、聞張方着海澄之第一支隊及第二團軍、再開入岩溪、第四團李百州部之第二營孫軍、十四日亦再開赴浦南、炮兵第三營唐漢金亦待命出發、又令劉志達親赴岩溪、指揮各部、限日撲滅同安蓮花山之葉定勝部、到時恐又有一番劇戰矣、

觀此、則同安之葉、永春之鄭、安溪之陳、皆有發展不可終日之勢、尚有其他民軍首領、亦將爲甕中之鼈、據由泉來廈之某甲人言、汪建前有令調晉省、尚未成行、現又被孔昭同調其所部開赴德化、已抵赤水、陳國輝殘部遂竄入八都山、轉入王棠山、只餘數百人、子彈告缺、汪本人未赴前敵、被孔扣留、且加以通陳罪名、將汪治罪、後經疏通、現尚優容、但仍未能自由行動、又土軍高爲國、以受陳輝改編、爲省軍所忌、高之部下退守福山腰、寨甲從農、高本人聞於日前逃滬、或云逃港、楊漢烈由孔送給子彈二千箱、炸彈二百粒、令其率部出東嶺入同安、爲與漳張合攻葉定勝、實則暗調部隊、据守坂頭、截楊歸路、至仙永德各土軍、亦用挑撥技倆、使其相傾軋、故土軍不日即可肅清云、

本館專電

⊙北京電　警廳函交部、京師日需用煤二千噸、各棧存煤、轉瞬即空、請速設法撥車運輸接濟、(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發)

⊙北京電　四岸運商呈財部、淮商反對精鹽納稅章程、請俯准撤消、(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發)

⊙北京電　財部咨海部云、三井洋行運輸雙橋無線電材料、免徵稅釐、究竟運至何時爲止、應速查復、以示限制、(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發)

⊙北京電　財部函賑務署、海關一成賑捐抵借賑欵一事、現已收欵若干、還欠若干、請分別列表見覆、(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電)

⊙北京電　財部函西北邊防署、第九師月餉十四萬元、由貴署直接撥領、(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發)

⊙北京電　今日公債市、前場玖陸開盤六四四、高至六四六、低至六四一、收盤六四一五、成交四十餘萬、後場玖陸開盤六四一、低至六三三七五、收盤六三四、成交三十餘萬、(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發)

⊙蚌埠電　盱眙警備營解匪七名到蚌、交軍法處訊辦、(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發)

⊙廈門電　英人私在大担測海、(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時發)

⊙廈門電　周蔭人以陳國輝部下多逃鼓浪嶼、令交涉員注意、(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時發)

⊙廈門電　林知淵偕林志棠林壽國梗乘海鷗艦赴東山、(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時發)

⊙廈門電　楊漢烈受省軍所逼、有向省辭安永德警備司令說、(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時發)

⊙香港電　午李培德調兵千餘、開赴三水、似係西江發生軍事一說係防李濟琛、(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發)

⊙香港電　沙面於養(二十二)日下戒嚴令、由兵艦調兵五十名、登岸保護、(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發)

⊙香港電　公安局派員檢查廣九搭客、并仍檢查報紙、定梗(二十三)日開始(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發)

⊙香港電　哿(二十)日罷工會被拘去二十餘人、聞黃金源、蘇兆徵俱在內、(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發)

⊙香港電　地土廳長周佩箴辭廣大法院職、教員一律挽留、養(二十二)日回校上課、風潮平息、(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電)

譯電

⊙德人慶祝脫離外人佔領

二十一日柯洛業電此間舉行柯洛業區域脫離外人佔領之慶祝禮、德總統興登堡親來參加此禮、當總統到境時、民衆作大規模之遊行、此種共和色彩之羣衆行動、爲衆因所創見、衆皆執旗、而教堂及各大建築俱挂旗誌慶、黑紅金三色照耀人目、各處來觀者絡繹於途、衛隊護送總統由車站至公署、參加各禮節後、市政局開大宴會招待總統、(路透社)

⊙法軍役期將減短

二十二日巴黎電、陸軍部現制一議案、擬將軍役時期由十八個月減至十六個月、將來且欲陸續減少至十二個月爲止、陸軍改組後、大約編成二十師、又北疆與殖民地各四師、(路透社)